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从维熙 卷
(上)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重点作家专卷

I247.7

251

:4(1)

从维熙卷

(上)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重点作家专卷

I247.7

251

:4(2)

从维熙卷

(下)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田军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(第一辑) 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:10005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44印张

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套

ISBN 7-80145-553-3/1·65 定价:2560.00元(全二十四卷)



从维熙

11/19/04



目 录

断桥	(1)
黑伞	(407)
伴听	(459)

从
维
熙
卷

断 桥



任何哲人的滔滔经纶，
都不如生活绝对富有。

——题记

我要去的地方：城郊一间临街的低矮房子。
我要去找的人物：一位过早歇了顶的画家。
我要去的目的：请他为我的小说赶画插图。

门开了。

我倒难为情起来了，因为在他那张不算大的画案上，堆满了书刊封面的设计和插图草稿。他看看我腋下夹着的厚厚稿本，先发制人地向我指了指画案：

“叶涛，请看……”

“看样子，我没有选准时辰！”

“那倒也未必。”老黎抓了两下发光的头皮，朝我打诨道，“你的许多小说插图，我是连夜赶画出来的。我最怕黄土子冒充朱砂；说实在的吧，给那些小说画插图如同上刑。请问老兄，你自己对这部小说打多少分？”

“可能属于档外次品。”我说，“你就再承受一次‘上刑’的惩处吧！”

“小说主题？”



“说不清楚。”

“哪类题材？”

“很难回答。”

“什么题目？”

“暂时轮空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想请你读完小说后，从美术家的眼光，帮我敲定个有象征意义的题目呢！”

“我忙得要死，你还在我身上加码，真……真够残忍的。”他再一次抓了抓他的那块光头皮，似乎是被跳蚤叮了一口似的，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，“碰见你这样的鬼，钟馗也束手无策。”

“谁让我们‘同窗’二十载呢！”我把稿本放在他的画案上。

他胡乱地翻了翻稿子，又翻了翻台历：“你十天以后来拿画稿吧！”话刚出口，他又象想起什么“重要议事日程”似的，改口说，“不行，十天画不出来。老婆去北戴河避暑了，你十五天以后再来吧！”

“画稿和她有什么关系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“跟你亮底牌吧，过去……过去我插图画得那么快，都得力于我那位贤内助。”他悄悄地向我袒露心声，“那么多的小说稿我读得过来吗？每次都是她替我阅读小说，向我口述重点。当然啦！这要求她口述得十分精



确，并且要突出关键部位，包括作品的人物肖像、衣着打扮都要说得十分清晰；然后，我翻阅小说中老婆打了记号的地方，开始照葫芦画瓢。我自知这不是什么好办法，但是我实在忙得脚丫子朝天，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了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我笑了。

“请勿见笑！”他有些尴尬地再次抓了抓他那块光头皮，“叶兄，你如果索稿太急，对不起，只好你扮演一次我‘贤内助’的角色，给我讲讲你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，作者讲的一定会比我老婆的转述强得多。我保证十天内交出画稿。”

我沉吟着：“这……”

“叶兄，只当是我俩聊聊天，我们又有三个多月没见面了。”他那两只大金鱼眼里流露出诚挚的光泽，继而又用酒当诱饵说，“我这儿还有一瓶五粮液，咱们边喝边谈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间小屋太闷热了。”我含蓄地说，“附近有没有凉快一点的地方？”

“有。咱们去护城河边走走吧！那几个个体户开了音乐餐厅。今天，我舍命陪君子啦！”



上 卷

不要针砭那些留着“披肩发”的男女青年，他（她）们把这个餐厅气氛搞得相当高雅。滨河的一面，落地窗敞开着，窗下这排餐桌上摆着一盆盆的花卉：有月季、有杜鹃、有山影、有文竹……随着日落暮霭的降临，餐厅上空成串的小小彩灯开始放亮；室内灯彩花容交织，室外河水驮着月光潺潺而过。收录机的扩音箱里正在播放出一支曲子，那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真不知道这些小青年是为自己播放的，还是为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配乐——在这儿对老黎讲述这部小说，真是太合适了。

“叶兄，开始吧！”他首先拿起酒杯。

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望着顺着窗外流过的那条河

.....

对了！当天的东长安街就象这条蠕动的河。一场微雨过后，马路湿漉漉的。华灯初放，街面上顿时出现了多种颜色：华灯投进河心的光是银白的、赭黄的；汽车



的前车暗灯，在河心宛如星斗，汽车尾灯的红光，象是一匹撒开来的红绸。

“朱师傅，真好看——”

他似乎没有听见。

“朱师傅，你看前边那辆车的尾灯。”我为了提醒他注意，还有意地拍了他肩膀一下，“投在雨后街心的灯影，象一束在风中摇曳的红玫瑰。”

他肩膀微微蠕动了一下。这并不表示他听见了我的话，而纯属肩膀受了外力刺激后，一种本能的反应。

我只好把声音放大了许多：“朱师傅……”

他轻轻点了点头，表示听见了。

“看那尾灯的影子——”

“是啊！我看见了。”他终于搭话了。

我很忌讳他的沉默。老黎，这不是因为我不甘寂寞，而是他惧怕宁静。凡是坐朱师傅开的车出外采访过的记者，都告诉过我这一点：车一开出去，你就要打开“话匣子”，否则，老朱脸上就会阴天。朱师傅也亲自叮咛过我：“小叶（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，是个才进报社不久的记者）！我这个汽车司机与别的汽车司机不同。别的汽车玻璃的窗棂上，都有一行喷漆的小字：‘请勿与司机闲谈’；你看，我这辆美国吉普的窗棂上，倒是也有那行喷漆的小字，只是那个‘勿’字叫我用胶布给



粘上了。这就是说：‘请与司机闲谈’。你明白了吗？”说着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我直截了当地说，“开车的司机，都厌恶别人和他说话。”

“就算我是个例外吧！”他收敛了笑容，冷冷地回答。

“真怪！”我默默地想。

与其说是出于礼貌，不如说是出于新奇，我对这位朱师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接着他的叮嘱，在去城郊农村采访的路途上，总是和他娓娓而谈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最爱谈的是他的童年：他落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，是喝呼兰河的水长大的。在他嘴里，呼兰河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条河流，河水蓝澈见底，连河底卵石缝里的鱼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；每到入春时节，河畔开满了各色野花：达子香、兰花草、牛耳朵、织春娘……如锦如缎，一直连到天边的落霞。花丛中挺立着稀稠不均的白桦、黑桦和野樱桃树，他常和小伙伴們坐在矮矮的野樱桃树杈上，一把一把地捋吃野樱桃，直到吃得嘴唇赤红，野樱桃汁在嘴角凝成一道道汁痕时，他们从树杈上大雁展翅，跳进呼兰河里“扎猛子”摸鱼。快乐得如同一头伸胳膊抖腿的小马驹。

他还告诉我，他家里很穷。他还没看见爷爷的时



候，爷爷就拉杆子进山当“胡子”去了。妈妈生他的时候正是冬天，木拌子垒成的窝棚屋四面透风，他还没满月妈妈得了“产后风”离开了人间。爸爸靠给老财种地，靠在呼兰河打鱼拉扯着他，可以说是呼兰河里的鱼熬成的鱼汤化作了他的血液，呼兰河畔的高粱米籽铸造了他的肌肉。他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的骨血，年纪刚到十四岁时，唇上就钻出来毛茸茸的胡须，俨然是个一身疙瘩肉的男子汉了。

老黎，我真爱听他所陈述的儿时轶事。我萎缩在吉普车后排座位的角角上，象听一首赤子童心的绝唱。特别是他谈起他和他那条小花狗的情谊时，我的心都好像飞进了呼兰河畔的青青草原：由于他幼小失去了母亲，爸爸又经常在老财的长工房里过夜，家里只剩下他和那条小花狗。这条小花狗皮毛黑白间杂，两只晶亮的眼睛，一只被黑色毛毛包围，一只被白色毛毛包围，他给它起了名儿叫小花。

爸爸说：“嘎子！抱它来是跟你作伴的。”

爸爸又说：“你有粥和他一块喝，有骨头和他一块啃！”

爸爸还说：“狗通人性，别看它四条腿，比有的两条腿的人还强哩！”

爸爸最后说：“人生在世，就要将心比心，不要觉



得它是条狗，就亏待了它。”

朱嘎子对爸爸这番话连连点头：“我记下了！”

打这天起，他忽然觉得年龄大了许多。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，一场冲天“烟泡”刮过来，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。他和小花互相依偎在那间木拌子垒成的屋子里，抵御着从墙缝间吹进来的冷风。他和小花睡觉时呼出的热气，天亮时在房梁上结成了一层银霜，朱嘎子架起一堆干柴取暖时，梁上的白霜又化成水滴，一滴一滴地坠落在土炕上。小花象个能体察主人艰辛的孩子一样，有时伸出嫩红的舌尖，舔干了炕席；有时象为逗朱嘎子一笑似的，在炕上滚来滚去，用它身上的毛毛，把水滴蹭掉。

“小花——”

小花跳上了他的肩头。

“小花——”

小花又攀上他的脑袋。

“大烟泡”刮过去了，气温稍有回升。他带着小花走出那间小屋，到雪原上去追飞不动的山鸡，去打雪地觅食的兔子。他到了十四岁那年，小花已经长成为一只矫健美丽的猎狗，尾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影子。

就在这年，一场少有的大旱，滚过了北满草原。松花江水位下跌，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河叉子，变成了



嚶嚶而哭的小溪流了。河畔的野花打蔫，柳树叶打卷，那些曾经记载着他童年梦幻的野樱桃树，枝条也枯干了。这时，他老爹盼雨心切，才把他嘎子的乳名换成了大号——雨顺，不外是老爹盼望风调雨顺之意。

老爹对雨顺说：“电子说定了，要给龙王上供。有猪的杀猪，有牛的捅牛，有羊的宰羊……咱们家没有牲畜，我看是不是……”老爹看了看趴在儿子身旁的小花。

儿子狠狠瞪了老爹一眼，算是回答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有的电子已经开始人吃人了，龙王爷要是不开恩，甭说小花，就连你老爹和你这条小命，都会被人嚼成了骨头渣子。”老爹眨巴着一双老干柴眼，想说服儿子，“老爹是对你说过，应当将狗比人，可是到了嚼人肉的年月，龙王爷就是主宰一切生灵的神，只有上供求雨，老爹和你才能有个活路。掏心窝子说，我也舍不得这条狗；可是这么多年，你也算对得起这条生灵了。一块儿睡，一块儿吃，一块儿……”

“我想法儿找来求雨的供品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你到哪儿去找？”爸爸直视着儿子。

“我去打山鸡，兔子！”

爸爸摇摇头。

“我打十只兔子、十只山鸡，换下这条小花！”